

明張文忠公全集

明張文忠公全集二

書牘八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爲奇勩榮晉一秩未足爲酬尙當有崇擢
焉辱示諸款手讀數過俱見鴻猷驛遞一事近例頗嚴人似
無敢犯者大抵爲政必貴身先頃小兒回籍應舉自行顧倩
昨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儀物策蹇而行蓋不敢身自犯之
也目前民困已覺少甦數年之間積餘必多用以糴穀備賑
誠善政也織造事值浙中亦有疏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益
彼姑以料價抵補然此旣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辨一二
年蠶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釐革殆

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迥異足以見丈於諸事靡不罄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減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停妥宜卽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淩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爲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黽勉從之今奉教信爲冗設也巡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

答總兵戚南塘

適會本兵譚公問足下與閱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如總理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欽命爲重不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郤公當預爲足下先容必加優禮決不以庸眾相待也

答閩撫劉凝齋

閩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況斬馘黎丹灼然耳目者乎廣人欲來招撫之議忘大德而逞小忿曲有所歸矣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本兵已覆勘議幸公勿以爲介但鳳賊存亡尙無的耗仍望公之畱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伏承台翰腆貺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闊也備論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顓蒙之見竊以爲旣受國重託宜以死報故二三年閒諸所措畫惟以振紀綱剔瑕蠹爲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

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詆誣非不幸也卽欲引決乞骸
以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尙未克酬故復覩顏就列屯
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卽弋冥鴻招翔鳳而致之廊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往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
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疏附後
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
眾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傳
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
之事以相比今海內簪紳之侶投東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

然皆眾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眾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

欲以抑損主威搖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強虜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謀甚狡上不

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剗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污鱗而獨
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
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啟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
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
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
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
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
而丈乃以潞公見風誤矣僕一念爲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
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亦不離

法塲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
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
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今海內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眾僕皆
遜而謝之乃於丈嘵嘵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
肩鉅承艱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尙當
刮目相待

答河道吳自湖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咸爲忌者所
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揚之民歲苦昏墊朝
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茲讀大疏明白洞澈底績

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碍眾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畱餉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淩洋山計勦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臥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敬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清肅邊人咸不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旨蓋欲激發吳公使之殫力以從事也朝廷方有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視河害而不救故以此默解之自公振新漕政萬艘飛渡京庾充盈卓哉偉績孰得而掩之豈以此一事未了爲恨哉且不必出於已公所未就而吳公成之則亦公之功也已辱教似未達僕所以作勵時賢共熙帝載之意故略述其概以復惟公裁亮焉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參科中遂加抨
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兵言金君必不
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恫疑首鼠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
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
之海中以爲功而廣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憾固宜今惟行
廣人之策收閩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
以僕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果
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蓋昔年撫賊率要求善地安插
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
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

引文忠公全集
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佚
志故廣中之策是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
氣楚固失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卽欲取此
新績復其舊官但閩中勘功疏尙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
之忿故行並勘幸促勘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
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貴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
另開手書密示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
銀百萬兩世宗欲取用而方礪菴執言該省常有兵事宜

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尙有否卽查覈見示餘不
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辱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允
馮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人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說似
別有所指不爲丈也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
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
中倡之蓋謂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
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
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聞丈向移駐句容

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畿輔諸郡十減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沸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國足民更不外索卽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畱意於此時時修明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興禮義明教化和撫四夷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爲已之心故耳祖墳事嘉靖間王戶侍亦曾

疏請後竟以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聖祖之永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似之間如以爲眞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眞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爲僕嘗以我聖祖之不冒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明裁之

答河道吳白湖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不知用耳頃屬所

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疎昨蒙加意賑恤頓同春意今民力雖困猶賴父母孔邇橫恩溢澤亦不過徼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爲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令聞休洽昨已特懇之向院諒在彀中矣荊州二衛班軍分番往戍誠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意頗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願公且恢涵之

答王敬所